科學教育學刊
2014, 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259-279
DOI: 10.6173/CJSE.2014.2203.02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14, 22(3), 259-279

Thales自然哲學思想的詮釋學重建及其在創造力教育上的應用

方文宗　李鴻佑　林財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摘要

本文首次形式化Heidegger的現象詮釋法，並以之重建(註1)古希臘Thales的本原論思想及其隱含的創造技法。由Thale思想的主導詞(水、神和靈魂)的詞源和詞義家族的組織來探究Thales純生成型思想和技法(註2)的詮釋學脈絡，並討論其與Nietzsche超人哲學和Heidegger存在哲學之思想和方法間的內在聯繫，及其在創造力教育上的啟發。研究顯示，這種不作任何預設，只讓思想的主導詞自身言說的新方法具有獨特性和普遍性，是一種既可獨立運作又可與現代科學方法互補的新方法。運用這種方法來重建Thales的本原論，不但產生了很多前人所未發的重要結論，也對知識如何生成和組織提供一種新視域和新路徑，對如何經由教育來培養國民之創造力提供一個具體的實踐案例。

關鍵詞：本原、技法、純生成、詮釋學重建、詮釋學迴環

壹、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

一、與文化共屬一體之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本性的人本教育

創造力的培養一直是國民教育的重心，尤其是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的教育則更是如此。然而對於「創造力如何培養？可不可教？是否存在創造的邏輯？是否存在或哪一種創造的哲學和技法(技藝和方法)符合人類的本性和人類整體永續發展的長遠需求？」等等問題，都存在多元的看法和未解的爭議。本文從Heidegger (1927/1962)的現象詮釋法出發，首次嘗試「以思想之主導詞的詞源和詞義家族的組織」所建構的「語法和語義結構」來形式化Heidegger的現象詮釋法(註3)，並運用這種技法來重建Thales的本原論思想，且據此對Nietzsche超人哲學和Heidegger存在哲學的思想主導詞(例如超人與永恆迴環、緣在與詮釋學迴環等)做出一種新詮釋，以顯示這三種創造哲學和技法在本質上的諸多聯繫。後兩種當代哲學都主張教育應以人為本(為本原、為中心)，以發揮人之獨立自主的個性和創造本性為教育的宗旨和目標，是一種兼顧人的本性及人類整體之永續生存和發展的創造哲學，對當代教育如何達成這些目標，構思意義深遠的藍圖，並提供可具體實踐的技法。Nietzsche稱：

*通訊作者：林財庫
(投稿日期：民國102年3月20日，修訂日期：民國102年7月12日，接受日期：民國102年11月4日)

> 現代教育的弊病是扼殺人的本能和個性(第一天性)，它的基本原則是培養(適應)社會所需要的第二天性，卻從未關注人的第一天性。一旦第二天性成熟了，第一天性卻枯萎了。很少有人能在第二天性的保護下使第一天性成熟，然後蛻掉(第二天性)那張蛇皮(讓本真的自我顯現出來)。(Nietzsche, 1881／田立年譯，2007，§455)

Nietzsche認為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都是人的原初本性，而第二天性則是人為了適應社會所發展出來的引出天性，兩者雖然緊密相關，但第一天性為第二天性的本原(始基和主宰)。這個觀點可進一步的由Heidegger的存在哲學來理解，他稱人是一種具有緣生本性的存在，簡稱「緣在」(註4)。緣生本性是人自發或自覺的與周遭的一切存在相聯繫，並使這種聯繫產生意義的創造本能，這是前述Heidegger所稱的人的第一天性，並且把這種天性自明的顯現在人的定義中。而認識則是由這種原初本性引出的第二本性」。

Nietzsche和Heidegger的以上觀點雖是百年前對德國教育的針砭，但仍適用於今日的世界，這可由現在被廣泛使用之各種國民素養量表(例如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TIMS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DoSeCo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等)的內容向度來得到證實。這些內容向度都是適應社會所需的「知識、技能與認知」，其特點或可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所提出的「功能性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一詞來概括，這種觀點稱：「一個具有功能性(或實用性)素養的人是(1)能參與和從事那些需要(一定的)素養才能使其所屬之群體或社會有效運作的活動，且(2)能持續運用自身的讀、寫和運算能力來促進自身及其所屬之社會的發展」(Functional Illiteracy Europe Library Network, 2014)。這種功能性(或實用性)素養就是Nietzsche所稱的「符合社會所需的素養」，是一種缺乏學習者之個性、自主性和緣生(創造)本性的非本質素養(第二天性)。兩者的重要差別是只強調第二天性之素養教育使學習者最多只能是科學概念、技能和認知的服膺者(或盲目的信徒)，唯有遵循第一天性的素養教育才能使學習者成為科學概念、技能和認知的探究者，以及與自身文化共屬一體的創造者。

二、與其文化共屬一體的古希臘自然哲學家

Nietzsche認為具有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本性的典範是古希臘前蘇格拉底的自然哲學家。他把古希臘文化類比為一塊巨岩，而這些自然哲學家則是這塊巨岩上有獨特個性的雕像，他稱：

> 所有這些人是一個整體，是用一塊巨岩鑿出的群像。在他們的思想和性格中貫穿著嚴格的必然性。他們沒有任何常規可循，因為當時哲學和學術都未成形。他們都處在卓絕的孤獨中，當時就只有他們僅僅為了求知而生活。他們都擁有古代人那種獨具德性(品格)的力量，借此他們勝過一切後人，這種力量推動他們發現(或建構)他們自己的(獨特)形式，並通過變形進一步塑造使之達至微妙且至巨的可能性(註5)。他們遇不到任何現成的模式可助他們一臂之力，以減輕他們(在創造和生成上)的困難。(Nietzsche, 1873／周國平譯，1994，§1.3)

airiti

Nietzsche認為古希臘文化並非不受外來(尤其是近東)文化的影響，但希臘人終究創造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化，此乃因為：

> 希臘人對生命中的各種價值都抱有一種理想上的需要與關切，這就約束了他們原本貪得無厭的求知欲，而想立即經歷(實踐)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即)立刻致力於充實、提高、揚棄、淨化這些(外來)引進的元素，他們因此而在一個更高的意義上和一個更純粹的範圍內成了創造者。也就是說，他們創造了典型的哲學頭腦，而後來的一切世代在這方面不再有任何實質性的創造了……(又稱)在我看來，從Thales到蘇格拉底，這些古代哲人在他們的精神對話中已經觸及了我們要考察的構成典型希臘精神(或文化)的一切東西，儘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觸及的。在他們的對話中，就像在他們的個性中一樣，他們也表現了古希臘創造力的偉大特徵，而整部希臘史乃是這些特徵的朦朧印跡，是它們含糊不清的摹本。……(簡言之)其他民族出聖徒，希臘出(與其文化共屬一體之有個性、自主性和創造力的)哲人。(Nietzsche, 1873／周國平譯，1994，§1.2)

三、Heidegger的現象詮釋法及其形式化的過程結構

和Nietzsche的上述看法一致，Heidegger也認為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在Plato及Aristotle之後有了重大的改變，即由原初不受約束的純生成觀點，轉向以現成概念和邏輯化為特徵的形而上學(如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發生論等)。他的緣在哲學就是要恢復這種原初的、與生命之各種價值理想的實踐緊密相關的純生成型視野。他據此主張「知識不是來自Plato和Aristotle主義者所稱的感覺經驗(經驗主義)、或理性思索(理性主義)、或兩者的各種變種和組合」，而是「來自於技藝或／且方法」(即「技法是知識的本原」)；且知識的本質特徵不是表徵和認識而是生成和使用(註6；Heidegger, 1927/1962, §13)。他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出一個「創造和生成知識」(或探究一切存在)的技法(Heidegger, §2, §7, §32)。這個技法(下稱「現象詮釋法」)包括三個相互連鎖的過程環節，分別以三個德文詞來概括，依序是Ge-fragtes, Be-fragtes, Er-fragtes (Heidegger, §2)，但Heidegger並未嘗試將這三個詞所組成之技法的過程結構形式化，這使得這個新技法雖然有豐富的實踐案例可供參考，但卻難已被理解和應用。

本文首次以這三個關鍵詞的「詞源和詞義家族的組織」來嘗試探究這個問題。首先，這三個詞都是複合詞，且詞幹都是fragtes。Fragtes的不定式是fragen (意思是ask, question, ask a question)，而fragen既是動詞同時又是名詞frage (question)的複數形式(questions)。仿效fragen的這種用法，Heidegger (1962)也把fragtes同時既當動詞又當名詞用。所以fragtes可意指「問問題」、或「問包含很多問題的複雜主題」(註7)。因為fragen的原始印歐詞根(PIE root；註8) *prek- (to ask, request, entreat; etymonline.com/ask)意指「誠懇的、熱切的追求」，所以fragtes可以有「誠懇的、熱切的去追問所欲探究之主題」的詮釋學意涵。另外，前綴Ge-的原義是together, with (Inwood, 1999, p. 37)，所以Ge-fragtes的字面義是「問、問題及問問題等三者個別的集合(即「追問[問問]、複雜

主題[問題集]、持續追問複雜主題」)，一般的說就是「對於包含很多問題之複雜主題的不斷追問」。

其次，前綴Be-的原義是「濕潤、不斷供應、提供、供養」(moisten, supply, provide, furnish; translation.sensagent.com/be-/de-en/)，Heidegger強調其「指向」和「解釋」的意涵(Inwood, 1999, p. 124)。在此所稱之解釋與一般所稱的因果解釋不同，現象學和詮釋學所稱的解釋是「讓事物或現象持續顯示自身」，是一種對現象(或事件)的直觀描述，而不是對它做出因果(或邏輯)的說明或推論。另外，Heidegger所稱的「指向」不但指「提供前進的方向」，同時意指「提供前行的觀點和視域」。所以Be-fragtes的一個詮釋學意涵是「不斷的提供追問的方向、觀點和視域使所欲探究之複雜主題能持續顯示自身(即持續去除其遮蔽)」。

最後，前綴Er-的原義是「出離、往前、向外」，所以Er-fragtes的字面義是「離開主題(或問題)之前述的追問方向、觀點和視域，繼續向前行」。Heidegger指出Er-還有「原初或開始」的意涵(Inwood, 1999, p. 151)，因此Er-fragtes有「開始一個新問題(或新主題)之新追問活動」的意思。把兩者結合起來，Er-fragtes的詮釋學意涵就可以是「離開主題之先前的追問方向、觀點和視域，重新開始一個新問題(或新主題)的追問活動，持續向前行」。

這個被Heidegger (1962)稱為「探究一切存在的普適技法」具有一個相對完整的過程結構，它包含「探究者＋探究對象＋探究活動＋探究結果＋探究的迴環」，如表1所示，這是一個以「探究(或追問)」為主導詞之詞義家族成員的組織所構成的語義句法結構。對Heidegger而言，「探究」(或「追問」)就是進行詮釋，且兩者的目的都是在創造和生成知識、去除遮蔽獲得真理(Gk. aletheia)。與現代科學所稱的「與事實相符的真理觀」不同，Heidegger所稱的真理是希臘式的「揭蔽真理觀」。揭蔽是真理之希臘詞a-letheia的詞源義(etymonline.com/aletheia)。Heidegger認為既然「事實」永遠無法完全被確定，所以「與事實相符的真理觀」是一種沒有堅實根基的虛構，古希臘人的揭蔽真理觀才是可被實踐並能持續精進的真實觀點(Heidegger, 1927/1962, §44)。所以表1所示的探究迴環(或詮釋學迴環)，就是持續揭蔽、持續創造和生成知識、持續精煉真理的創造技法。

貳、Thales水本原論的Aristotle詮釋及其問題

Heidegger相信上述Nietzsche所稱之古希臘自然哲學家的人格特質(獨立自主的個性和純生成的創造本性)，在Plato及Aristotle之後已被遮蔽(如前述)，且完全被現代的文明所遺忘。鑑於培養學習者「獨立自主的創造力和批判力」是當代各類教育的普適目標，接受Nietzsche和Heidegger的熱切建議，回到古希臘前蘇格拉底時代之自然哲學家的思想中去尋求具體可行的實踐路徑，對於達成這個重要教育目標必有實質的效益。但因為這些哲人們的思想殘篇大都經過後人的轉述、概括和詮釋，已失去其原初面貌，故須採用適當的方式嘗試予以重建。重建的方式很多(例如歷史重建、邏輯重建、理性重建、社會學重建等等)，「讓現象自身顯現」或「讓語詞自身言說」的現象詮釋法(表1)是一種新嘗試。本文以下就以這種方法來重建Thales的本原論思想。

表1：Heidegger現象詮釋法的形式化過程結構

形式結構 語法結構	探究者＋探究的對象 追問者＋追問的問題 詮釋者＋詮釋的主題	＋探究過程(活動)＋探究結果 ＋追問過程(活動)＋追問結果 ＋詮釋過程(活動)＋詮釋結果	＋探究的迴環 ＋追問的迴環 ＋詮釋學迴環
過程環節	Ge-fragtes	Ge-fragtes＋Be-fragtes	Er-fragtes
過程環節的詮釋學意涵	「(探究者、追問者、或詮釋者)對包含很多問題之複雜主題的不斷追問」	「不斷提供追問的方向、觀點和視域，使所欲探究之複雜主題能持續更深入的顯示自身」。	「離開主題之先前的追問方向、觀點和視域，重新開始一個新主題(或新複雜主題)的追問過程，持續向前行」。
在本文主題中的應用	詮釋者： 本文作者 詮釋的主題： 「Thales本原論思想的詮釋學重建」	詮釋過程：「以Thales殘篇中的思想主導詞(水、神、靈魂)之詞義的自身顯示為起點；以這些思想主導詞之詞源和詞義家族的組織所提供的方向、觀點和視域來揭示這些思想主導詞的詮釋學意涵；以這些思想主導詞在詞源上之本質聯繫的詮釋學迴環來重建Thales的本原論思想」。 詮釋結果：「各思想主導詞(水、神、靈魂)及其間在詞源上之本質聯繫的詮釋學意涵，以及Thales本原論思想的整體意涵。且這些結果都具有可持續深化的開放性」。	詮釋學迴環：「思想主導詞(水、psyche、神、thumos)」之詞源和詞義家族之組織的依序展開與持續組織的迴環」，直到涵蓋所有Thales殘篇的內容，並對Thales的本原論思想有一以貫之的新理解，且這種新理解能引發更深、遠、精、廣的新探究為止(參下超人哲學與緣在哲學)」。

一、Aristotle對Thales水本原論的轉述、概括和詮釋

Thales (624BC-545BC)是西方最早的自然哲學家，未有著作傳世(殘篇D1；註9)，後人對他的理解主要來自Aristotle (384BC-322BC)及其繼承人Theophrast (鼎盛年286BC)的轉述、概括和詮釋。Aristotle自承以自創的四因說來詮釋前人的自然哲學思想(註10)，把前人所稱的本原都概括為原因。他稱：「一切原因都是本原」(Aristotle, 1966／苗力田、李秋零譯，2001，頁1013a19)，而原因有四類，分別是質料因、形式因、動因和目的因。例如一座青銅雕像，青銅是其質料因、雕像的形狀、結構、藍圖等是其形式因、完成此雕像的工匠是其動因、此雕像所(欲)顯示出來的(或實際所獲得的)所有效用是其目的因。他概括Thales的自然哲學思想，稱：

> 那些最初從事哲學思考的人，大多認為萬物的本原只是質料之類的東西。一切存在著的東西都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在消滅時最終復歸於它。它(質料)作為載體而承受各種不定(Gk. apeiron)的作用和變化，人們說它就是存在著之東西的元素和本原，通過它就可以對整個自然界的事物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概括性解釋。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認為既沒有任何東西生成，也沒有任何東西消滅，因為同一本性永遠持續著(實體[載體]長存不變，屬性則可無限的生滅、變化、分合)。……至於這種本原的種類(是什麼)和數量(有多少等問題)，這些人的說法並不相同。這派(Miletus)哲學的創始人Thales說是水(因此他

airiti

> 認為大地浮在水上)(即地由水生),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也許是由於看到萬物都由潮濕的東西來滋養,就是(與生命相關的)熱本身也由此生成,並以它來維持生命(事物所由之生成的東西,就是萬物的本原)。這樣的判斷還由此形成,由於一切事物的種子本性上都是潮濕的,而水是那些潮濕東西之本性的本原。有些人認為,那些距今很久以前的遠古人們,在他們最初思考神的問題對於自然(萬物的起源)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們把Okeanus (海洋之神)和Tethys (海洋女神)當作生成的雙親(即造物主),眾神都指水(也就是他們所歌頌的Stuks [黃泉])為誓。最古老的東西最受尊崇,指以為誓的東西是最受尊崇的。關於自然(萬物之本原)的這種意見是否是最初的和古老的,可以說並不清楚,不過據說Thales在關於最初因(第一因)的問題上是這樣表示的。(Aristotle, 1966／苗力田、李秋零譯,2001,頁983b30-984a4; D12)

他的繼承人Theophrast對此又做了一些補充:

> 在那些承認一個唯一的推動本原(第一動因),並為Aristotle恰當的稱為自然哲學家的人們中,有些人把本原看成是有限的。Thales和Pherecydes (註11)就說過水是本原。感性的現象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熱(活)的東西需要潮濕來維持,死的東西就乾燥了,凡是種子都是濕的,所有的食物都充滿著汁液,所以,說每一種東西都以它所從來的東西為營養,是很自然的;而水則是潮濕本性的本原,又是養育(滋養)萬物的東西;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水是一切的本原,並宣稱地浮在水上(D1)。

以上兩則殘篇明確指出Thales對於他的「水本原論」有如下的具體主張:

(1)水是萬物的本原。萬物最初由它生成、因它而存在(由它獲得滋養)、消滅時最終又復歸於它。

(2)水是質料之類的東西,它作為原初載體雖然承受無限的作用和變化但自身不變(註12),它是存在的元素和本原。

(3)作為本原的水(雖然有限),但其同一本性永遠持續著,且其屬性可以有無限的生滅、變化、和分合。

(4)水是萬物的原初動因。

(5) Thales水本原論思想的來源可能有二:一是來自感覺經驗,另一是來自神話傳承。前者可能是因為觀察到萬物都由潮濕的東西來滋養,並以它來維持生命,而水則是潮濕本性的本原,又是養育萬物的東西;後者可能是因為古人把海洋之神當作是生成(眾神與萬物)的造物主,且眾神都指水為誓,將水(海洋、黃泉)看作是最原初的和最應受尊崇的東西。

這些主張有幾個要點未明,(1)對Thales而言,作為本原的水是不是一種「質料、元素或實體」?如果是,那麼水是怎樣的質料、元素和實體?(2)對Thales而言作為本原的水是不是「既是質料因又是動因」?如果是,那麼是怎樣的質料因和動因?要回答這些問題最直接的方法似乎就是「不做任何預設,讓Thales思想的主導詞自身言說」,而這正是前述現象詮釋法的基本主張和方法論原則。

二、水不是物質性的質料、元素或實體而是滋養萬物的原初載體和生境

Aristotle認為做為萬物之本原的水是質料之類的東西，然而Aristotle所稱的質料意指什麼？此可由質料的詞源和詞義家族來理解。質料的希臘詞(Gk.)是hyle，在荷馬史詩中，質料的意義可歸為三類，分別是(1)林地或森林(Il. V11.155, Od. V17.316；註13)；(2)砍下來的木材(Od. V5.257)、燃料或材火(Il. V7.418,V23.50; Od. V9.234.)；(3)生產或製造器具及用品等的原材料(主要是木頭，很少用金屬；Od. V5.257)。其中意義(3)具有普遍性，因此常被Aristotle之後的學者用來代表質料概念的意涵，並根據這個意涵來詮釋Aristotle的質料因，把水解釋為物質性的質料、元素和實體。但根據Aristotle自身的定義，質料是指：「每一事物不是由於偶性(而是必然性)從它生成，並繼續存留在其中的那個原初載體」(Aristotle, 1966／徐開來譯，1991，頁192a32-34)，即「質料是指支撐萬物生成與變化的那個原初載體」。載體的希臘詞是hypokeimenon，它是由hypo- (under)及keimai (to lie)兩詞組成，字面義是「躺在下面或作為底層(的東西)」，故譯為載體。Aristotle把這種「萬物由它產生的原初載體(如Thales的水)」稱作是「類似母親的潛在存在」(Aristotle／徐開來譯，頁192a14)，因而可在象徵和隱喻的意義上，把這種做為萬物之本原的原初載體稱為母體(matrix)。Aristotle指出，質料雖具有類似物質(Aristotle／徐開來譯，頁190b16)、事物(Aristotle／徐開來譯，頁190b26)和實體(Aristotle／徐開來譯，頁192a5)等意涵，但它並不等同於這些東西，因為它缺乏這些東西的兩個最主要特徵，即「質料既不是可分離的存在，也不是個別的『這個』(具體的存在)」(Aristotle, 1966／苗力田、李秋零譯，2001，頁1029a30)。

綜合以上論據可知，Aristotle稱Thales的水為「質料性的本原」主要是把水看作是萬物生滅變化的原初載體或母體，它包含了生養萬物所需的、不可與之分離的生境(如森林、林地或母體)，不是物質、實體或元素(三者都缺「不可與之分離之生境」這個意涵)。水(海洋)是大地的原初載體(「地浮在水上」D1)，是生成並滋養大地及其上之萬物眾生的母體(含生境)。萬物生生滅滅但母體(原初載體和生境)只是生養萬物的生滅和變化，自身則長存(或稱不生不滅)；萬物來自於這個母體，毀滅後又回歸這個母體。此有如森林或林地(質料的原初義)是林木和其中之萬物眾生的生息境域，林木和其中的萬物眾生生生滅滅，森林和林地則本體長存。這是Thales「一切來自於水，復歸於水」之本原論思想的一種新詮釋。

從詞源上的聯繫來看，上述把作為原初載體或母體的水(海洋)類比為森林或林地，並非只是象徵或隱喻。因為質料的PIE詞根是*sew- (juice, liquid; En.wiktionary.org/greek hyle)意指「汁液」，此與Aristotle所稱「水因其濕潤之本性而能生養(以汁液滋養)萬物眾生」，在含意上是緊密聯繫的。這個來自質料之PIE詞根的新聯繫產生了一個可一般化的新視域，即「任何Aristotle所稱的質料本原(例如水、氣、火、土、以太……等等)都是一種能生養萬物的原初載體和生境，它有如母親的胎盤和子宮提供萬物生存所需的養料和處所，但自身卻常存不變」。這種新視域與Nietzsche的看法一致，他稱：「希臘哲學似乎是從一個荒謬的念頭開始的，它始自這個命題：水是萬物的本原和母腹」(Nietzsche, 1873／周國平譯，1994，§3.1)。

三、水既是萬物的原初載體和生境又是萬物生滅變化的動因

水不但是萬物生滅的原初載體和生境(新質料因)，Aristotle認為Thales還主張它是萬物生滅、變化的動因(Aristotle, 1966／苗力田、李秋零譯，2001，頁987a4-9)。根據Aristotle的解釋，動因既指創造者(致動者[mover]、工匠、技師、詩人、藝術家等)又指創造者的創造活動或生成原理(創造者在進行創造活動時所遵循的原則或原理)。動因的這兩種意涵也是神之希臘詞theos共有的意涵(註14)，因此Theophrast稱：「Thales主張水是第一動因」(D13)。第一動因的希臘文是proton kinoun akineton，其字面義是「原初的、不動的致動者」或「第一推動者」，它常被稱為是Aristotle的理性之神，有如神話中的創世神或造物主。Aristotle雖然高度推崇Thales提出水是第一動因的觀點，首次把神話創世說改造為哲學本原論(Aristotle／苗力田、李秋零譯，頁983b20-984a3)，但也明白指出，Thales自稱他的水本原論思想是來自古老的神話(D12)。例如荷馬史詩中就稱：「從海洋之神Oceanus的深淵激流中，確實涌現出全部的江河、海洋和一切溪泉」(Homer, 8th BC/2006, Il. V14. 200)，又「Oceanus是一個使宇宙井然有序的偉大力量，是一切生命賴以生成和維生的(創世母)神」(Homer, Il. V14. 201, 246, 302)。

「深淵涌流」形象的刻畫了海洋作為「使宇宙井然有序的偉大力量和一切生命賴以持續涌現(創造、生成)」之母神(原初載體和生境)的姿態與動因。Plato以Heraclitus的「凡物皆流」來詮釋這則神話，他說：「當荷馬吟唱Oceanus是諸神的父親，Tethys是諸神的母親時，意思是說萬物都是變動之流(深淵涌流)的產物」(Plato, 1906／嚴群譯，1961, Theaet. 152E)。

以上這兩種詮釋(即Plato對「凡物皆流」的詮釋、以及Aristotle對「第一動因」的詮釋)都嘗試把神話的創世活動改造成自然哲學的動因。Nietzsche指出雖然Thales的自然哲學思想部分源自創世神話，但這無損於他作為首位有獨特創造力之自然哲學家的地位。他稱：

> 有三個理由讓我們有必要重視和認真看待Thales「水是萬物的本原和母腹」這個命題，因為(1)這個命題對萬物的本原問題表達了某種看法；(2)這種表達並非(只是)比喻或寓言(象徵或隱喻)；(3)這個命題包含著「一切是一」之思想的萌芽。第一個理由使Thales還只是與信教和迷信的人為伍，但第二個理由已把他和這些人區分開來，表明了他是個自然哲學家；而第三個理由則使Thales有資格被看作是最早的希臘哲學家。(Nietzsche, 1873／周國平譯，1994，§3.1)

四、靈魂是原初的動因

Aristotle認為Thales除了主張「水是萬物的質料因和第一動因」之外，還主張「靈魂也是萬物的動因」，並相信「萬物有靈且靈魂不死」。他說：「根據關於Thales的記載來判斷，他似乎把靈魂看成是某種能引起運動的東西，如果他確實說過『磁石有靈魂，因為它能使鐵運動』這句話的話」(D22)；並稱：「有些人認為靈魂瀰漫於整個宇宙，我們可以由此來看Thales的觀點，他認為宇宙萬物都充滿了神」(Aristotle, 1966／秦典華譯，1992，頁411a8-9)。Aetius (185BC-109BC)則稱：「Thales說世界的意識(mind)是神，宇宙整體被賦予靈魂，並充滿了神靈，(正是在貫穿濕氣的元素那裡，滲透著一種神聖的推

airiti

動力量)通過帶有神力的濕潤本性(divine [神性])，使萬物運動」(Fairbanks, 2013)。

這幾則Thales殘篇似乎都顯示「水、水神、神、靈魂」等觀念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甚至被當作是同義詞。例如(1)水、水氣(濕潤本性)、神、神性、神力、靈魂等都是動因；(2)宇宙(世界)和宇宙中的萬物都有生命、都充滿神、靈魂和水氣(即都是濕的)；(3)海洋之神是諸神的雙親，水是萬物的本原，而靈魂則具有水和神的神性與神力，因為萬物都有靈魂，靈魂使得萬物都能運動、變化和生滅等。然而為什麼這些不同觀念間有這些聯繫？且這些聯繫是如何產生的？

參、Thales本原論思想的詮釋學重建

一、水的詞源和詞義家族之組織的詮釋學意涵

語言學家認為水(water)有兩個PIE詞根，一個是*ap- (animate, living force)具有賦予(萬物)生機、活力(animate)和生命力(living force)的意涵；另一是*wed- (to water, to let rain, to rain)具有濕潤、(使)下雨等的意思(Harper, 2014)。前者(*ap-)至今仍保留在水的梵文udrah和apah中；後者(*wed-)也是水之希臘詞hydor的PIE詞根，是西方後來對水之意涵的主流看法。結合兩者的詞義顯示水有如下的詮釋學意涵：「(雨)水的濕潤本性(濕氣)賦予萬物以生機、活力和生命力，使萬物能維持生存且持續生長」，此與前述Thales所稱作為萬物之本原的水所具有的本性和功能是一致的。如果忽略*ap- (animate, living force)這個PIE詞根的意涵，那麼Thales的水本原論就只能藉助水的創世神話來解釋，不能如Nietzsche所稱，使Thales成為「古希臘最早的自然哲學家」。

二、靈魂之詞源和詞義家族之組織的詮釋學意涵

靈魂的希臘詞是psyche，在荷馬史詩中它意指「呼吸或吹動(Il. V20.440, etc.)、生命(Od. V9.523; Il. V5.296, etc.)、心靈、魂魄(Il. V23.65, 104; freq. in Od. V11)」，並有「佔有和指揮身體(body)的抽象生命原理或本質」的意涵(Harper, 2014)，其PIE詞根是*bhes- (to blow)意指「吹、吹動或開花(花朵的綻放)」。以上這些意涵應為Thales所掌握。所以Thales殘篇中所稱的靈魂可指「有生命、能呼吸、能運動(吹動)、能產生(如花朵之綻放)、並能賦予他物(或身體)運動、生命、生存、生產等的抽象原理和本質」。這些來自詞源和詞義家族之組織的詮釋學意涵自明的顯示靈魂(psyche)具有Thales所稱「靈魂是原初動因」(D22)的主要意涵，且未涉及神話與宗教的泛靈論，是Nietzsche所稱，可使Thales成為古希臘首位自然哲學家的一種詮釋。

三、水與靈魂在詞源學上的聯繫

從詞源上來看，靈魂(soul)和水(海洋)並非沒有關聯，詞源學家指出「靈魂源自海洋或屬於海洋，海洋是靈魂出生前和死亡後的駐留之所(居所、處所)」(Harper, 2014)。「靈魂源於水，復歸於水」這個觀點在荷馬的史詩中即已出現，前述荷馬不但視靈魂為「呼吸及呼吸時所進出的氣和濕氣」(氣或濕氣是源自於水的水氣，水氣最後又迴歸為水)，且認為靈魂就是人死後離開身體的「魂魄」，這可被用來說明Thales為何具有「靈魂(氣)不死和宇宙充滿靈魂(氣)」(D22)的觀點，而不需藉助神話與宗教。Theophrastus也稱：「傳聞Thales說太陽和星辰的火焰(乾熱的氣)以及整個宇宙都受到來自水的呼氣(蒸氣、水氣、濕氣；即靈魂)所滋養」(Mountain Man Graphics, 1996)。

「靈魂就是呼吸及出入的氣」、「靈魂源於水復歸於水」、「水是靈魂的居所(生境)」，這三個命題結合起來可以得到兩種新詮釋，一是「靈魂源於水，且可與水分離」，另一是「水和靈魂共屬一體不可分離」。後一種詮釋與前述「原初載體與生境不可分離」的結論一致，是重建Thales本原論的新方向、新視域和新路徑。它不但能解釋Thales為什麼稱水和靈魂都是動因，也能對Thales本原論的整體做出更一致的新詮釋。這個新詮釋的細節包含了水和靈魂之眾多詞義家族成員的組織，即「水和靈魂共屬一體，它做為萬物的本原和母腹(或原初載體和生境)，生成並滋養土地以及其上的萬物眾生，提供養料以維持它們的生存，賦予它們能持續生成的生機與活力。水和靈魂(氣、濕氣)不但生成和滋養土地(乾冷的泥)，也生成和滋養火(乾熱的氣)、日月星辰(更乾更熱的氣)、整個宇宙(或世界)以及它們中的一切事物，並在它們死亡後復歸於它(水和靈魂的整體)」。簡言之，「水和靈魂共屬一體是萬物的本原，一切來自於它，復歸於它」。

四、靈魂和神在詞源上的聯繫

神和靈魂的觀念同樣古老，且兩者間存在緊密的聯繫，這種聯繫也可從詞源上得到佐證。神的希臘詞是Theos，由詞源學辭典得知，它既指(無性別的)神和神性，又指「至上神的神性與神力」，其PIE詞根是*dhēs- (to smoke; to rise in smoke; smoke, vapor, dust)意指「生煙、以煙的型態上升」；或「煙氣、蒸汽、灰塵」(Harper, 2014)。這個PIE詞根同時也是女神(thea)、煙氣(fume)和灰塵(dust)等的PIE詞根，且與靈魂(Gk. thumos)和香草(thyme)是同源詞(Harper)。此事實清楚的顯示(母)神、神靈(與神同詞源或同族的靈魂)、煙氣、水氣等Thales本原論思想的主導詞，同屬一個詞義家族，因此可據此對Thales的本原論思想做出比上述更一般化的新詮釋。

首先，作為這個家族之共祖的PIE詞根*dhēs- (smoke，既是動詞又是名詞)，其詞義有兩個演化分支，一支產生「神和煙氣」，另一支產生「靈魂和香草」。所以smoke既可以詮釋為「燃燒獻神之祭品(sacrifice to gods)產生煙氣」，也可以是「奉獻給神的燻香」(燃燒香草產生煙氣)；既可「象徵和隱喻神」，又可「象徵和隱喻靈魂(神靈)」。前一種詮釋與「神創論」有聯繫，即「一切來自於至上神(創世神)，毀滅後(燃燒生煙氣)復歸於至上神」。後一種詮釋則與「自然哲學的本原論」有聯繫，即「一切來自於神靈(thumos；煙氣)、復歸於神靈」。這兩種詮釋又可以結合起來得出第三種詮釋，即「神與神靈共屬一體是萬事萬物的本原，一切來自於它，復歸於它」。這三種詮釋又分別對應於前述的水與靈魂(psyche)共屬一體的本原論。

其次，因為*dhēs-不但有煙氣(smoke；乾熱的氣)的意涵，也有蒸汽(vapor；濕熱的氣)的意涵，且*dhēs- (smoke)首先衍生出神靈的動詞形式Gk. thuein，然後才衍生出神靈(thumos)，再衍生香草(thyme; Harper, 2014)，其中thuein意指「涌現、奔騰(rush)、用力呼吸(breathe hard)、吹動(blow)、生煙(smoke)；或燃燒祭品以獻神(to sacrifice by fire)」等意涵，這些意涵明顯的包含了水靈(psyche)之PIE詞根*bhes- (to blow)的意涵。

最後，在荷馬史詩中神靈的詞義家族也明顯的多於水靈的詞義家族(註15)。綜合以上三個事實可得出「神與神靈的詞義家族」比「水與水靈的詞義家族」涵蓋範圍更廣，因此「神與神靈共屬一體的本原論」比「水與水靈共屬一體的本原論」有更大的詮釋學空間。

airiti

五、Thales本原論的詮釋學重建摘要與討論

以上Thales本原論之思想主導詞(神、神靈、水、水靈)的詮釋學意涵及其重建顯示了很多現存Thales殘篇所無的新內容。因為這些思想主導詞的詞義家族成員是客觀的實在，它們之間的聯繫和組織也是潛在的客觀實在，本文所稱的「詮釋學意涵」和「詮釋學重建」，只是讓這些潛在的客觀實在顯現出來而已，沒有任何的主觀預設，此與其他類型的重建方法有本質的區別。既然這些思想語詞的詞義家族在荷馬史詩中即已存在，應為Thales所掌握，所以上述Thales本原論之思想主導詞的詮釋學意涵及據此所做出的重建，應該是恢復Thales原初思想的可靠依據。綜合而言，本文對Thales本原論的詮釋學重建增添了如下現存殘篇所無的新內容：

1. Thales的本原論不只是「水(神)本原論」，而是「水、水靈、神、神靈共屬一體的本原論」，這種「共屬一體性」自明的顯現在它們的詞源和詞義家族的內在聯繫中。
2. Thales所稱的水不是物質性的質料、元素或實體，而是「不可分離的原初載體和生境」，且水靈(psyche)、神、神靈(thumos)、以及它們的組合等也都是如此。它們不但自身可作為萬物的原初載體和生境(母腹)，它們的各種組合也是如此，且一般而言多元的組合者具有較大的詮釋學空間。
3. Thales所稱的靈魂不只是動因，它可作為萬物的本原和生境；且靈魂有兩類，一與水同詞族(水靈)，另一與神同詞族(神靈)，後者的詮釋學空間大於前者(註15)，是Aristotle靈魂論中的主角，也應該是Thales的原初用詞。
4. 不但神與神靈有共屬一體的關係，獻神的燃料(祭品)和神靈也有共屬一體的關係。燃料與神靈的關係有如水和水靈，它們都可作為原初的載體和生境，作為一切存在的本原。

肆、Thales本原論的詮釋學重建在創造力教育上的啟發

Thales的本原論在人類歷史上不但是一種開創性的思想，同時也隱含一種普遍適用的技法，兩者可用「一切來自於一，復歸於一」(註16)這個命題來概括。Nietzsche和Heidegger都認為這種不受概念化和邏輯化規範的創造思想和技法在蘇格拉底之後就開始被遮蔽，在Aristotle之後則基本上已不復見。所以兩者都主張為解決被概念化和邏輯化所遮蔽之現代科技工業文明的各種問題，在教育上應返回古希臘的本原論思想中，去探究並深化超越現代科技文明之僵化意識型態的創造哲學和技法。Nietzsche的超人哲學和永恆迴環，以及Heidegger的存在哲學和詮釋學迴環就是他們具體實踐這種主張的產物。就思想和技法而言，這兩種哲學可說是Thales本原論更深、遠、精、廣的現代的重現。本節以下就討論這兩種哲學與Thales本原論思想間的內在聯繫，以及這些創造哲學和技法對現代創造力教育的啟發。

一、Nietzsche超人哲學與Thales本原論之詮釋學重建間的內在聯繫

(一)超人與超人哲學的教育觀

為了避免概念化和邏輯化的封閉性所造成的侷限，Nietzsche的所有著作都未設計成形式化的邏輯體系，他的所有思想主導詞也都未明確定義(即未成為概念)。這種作法與詮釋學、現象學、以及後來的Heidegger和很多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者相同，他們都只根據文

本的各種生境(如語境、情境、思境、哲境、靈境等等)對思想的主導詞(或各種事件和現象)進行多重的描述或詮釋，不做任何概念化以後才能進行的邏輯推理和論證，此明顯的與科學和數學不同。

超人(Gm. ubermensch)一詞首先出現在Nietzsche的《蘇魯支語錄》(註17)，在此書中他對超人的形象作了多重刻畫(註18)，他以「大地(土)、海洋(水、水氣)、太陽(火、煙氣)、閃電(以太)等來象徵和隱喻超人」，此與前述Thales以「水、水靈(濕氣)、神(宙斯、閃電、以太)、神靈(濕熱蒸汽和乾熱煙氣)」等為原初載體和生境，以之作為一切存在的本原是一致的(註19)。Nietzsche也以這些本原和生境(母腹)的永恆生成和維生能力(動因)來象徵和隱喻超人的強大生命力和意志力，作為人的生存意義及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註18)。Nietzsche所稱的超人並非指超越常人的天才、聖哲、英雄、神靈等(Nietzsche, 1872／周國平譯，1994，§164)，而是指超越受「暗雲遮蔽」(註20)的守成者、安於現狀的現成者。他如古希臘人一般，是「單純、無雜質、粗獷、新鮮、全力以赴、無限擴張、具有神性(如神之創造本性和生成能力)和超驗等的存在(創造者和生成者)」(Nietzsche, 1906／孫周興譯，2007，§304)。他「有如渴望超越自身的大海，在太陽的吸吮下，持續向上提升，變成空氣、變成通向光明的道路、甚至變成光明(火、太陽、以太)本身」(Nietzsche, 1885／徐梵澄譯，1997，頁64)。

與前述靈魂的詞源和詞義家族成員之組織的詮釋學意涵相較，Nietzsche對超人形象的多重刻畫，似乎都是靈魂之詞義家族成員(註15)的不同組織樣式。簡言之，超人就是一個「有自我向上提升之靈魂的人」，他作為世界萬物的原初載體和生境(如前述的水、水靈、神、神靈)，持續的生成和滋養世界和萬物眾生，以之作為其存在的理由、意義和目的。對古希臘人而言，靈魂有等級之分，Nietzsche的超人也有層次之別。例如Heraclitus稱最低級的靈魂是乾冷的靈魂(土；屍體)、其次是濕冷的靈魂(水；亡靈；D36)、上升為濕熱的靈魂(氣；醉人、活死人；D117)、再上升為乾熱的靈魂(火；燃燒生命的人、戰死的英雄；D63)、再上升至最高的、最純淨的靈魂(以太；日月星辰、霹靂、天神宙斯；D118)。讓每個人都成為能自覺的向上提升的超人是Nietzsche所期待的教育目標。

(二)永恆迴環與詮釋學的創造技法

超人哲學的另一個思想主導詞是「永恆迴環」，Nietzsche在《蘇魯支語錄》中以兩種不同層次的表述方式來說明這個詞的意涵。第一種表述是：「一切皆空(無、虛、幻)，一切皆同，一切都是了無新意的永恆反覆」(Nietzsche, 1885／徐梵澄譯，1997，頁73)。一切皆空、無、虛、幻意指「一切形而上學的根基」或「一切理論體系的基本公理」都「不存在」或都是「非實在」。因此所有的形而上學、所有公理化的理論體系(包括數學和任何較成熟的科學)、以及據此所建構的人造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是虛構。「一切皆同」意指「世界及其中的一切都將無數次的、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重演」。例如悲劇和惡夢會持續的重複發生，雖然人、事、時、地、物、背景等等不同，但相同或相似的事件、現象、事實、過程等等必持續反覆。所以一切就只是這樣，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註21)。

Nietzsche永恆迴環的第二種表述是：

> 萬物方來、萬物方去，存在之輪，
> 永恆迴轉。萬物方生、萬物方死，
> 存在之矢，永恆前行。萬物方成，

> 萬物方毀，存在之寓，永恆重建。萬物方離，萬物方合；存在之環，永遠忠於自身。存在生於每一剎那，彼處的存在圍繞著每個此處永恆輪迴。處處是中心，永恆之**道是向上提升的螺旋**。(Heidegger, 1961／孫周興譯，2003，頁300；Nietzsche, 1885／徐梵澄譯，1997，頁143)

最後這句話道出了Nietzsche為永遠重複之人的天命找到了一個新視域和新出路。即永恆迴環不再是同一平面、了無新意的平庸迴環，而是立體的、持續向上提升的螺旋(有如表1的詮釋學迴環)。此與上述超人的本原論是一致的。即超人經由「一切是一，復歸為一」的永恆迴環(一種創造的哲學和技法)，把自身的靈魂持續提升至最高、最純的生成境域，成為如日、月、星、辰及以太般光明的新人類，這種新人類不再只看到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的宿命世界，而是如中國的古老銘文所稱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註22)的世界與人類。

以上Nietzsche對永恆迴環的這兩種表述都是對Thales一切來自於一，復歸於一之本原論思想的現代詮釋。前者是把這個命題詮釋為「根據必然性，一切來自於一，復歸於一」。這種詮釋包含了現代科技工業文明的因果決定論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決定論。它稱世界及其中的一切都遵循必然的因果律，人的命運也是如此，一切都已由科學化的上帝所決定，不可能有違背因果決定論的新鮮事會發生。所以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等等都只是假像(虛構)，這有如繞太陽運轉的行星自以為它的行為是由其自由意志或自主選擇所決定，而事實上它只是遵循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必然命運。Nietzsche無法接受這種毫無人性的機械論觀點，他以「所有形而上學和科學理論的根基都是虛構(空、無、虛、幻)」這個事實，來終結形而上學和一切概念化和邏輯化之理論體系的終極統治，宣佈所有這些嘗試規範和控制人之本性、自由意志和命運的科技和上帝都已死了，因此需要重估一切價值、賦予人生一種新意義和新價值。他的超人哲學就發揮了這樣的功能，對永恆迴環的第二種詮釋就是他提供給現代機械工業文明之人和社會的一種選擇、一條出路。

比較永恆迴環的第二種表述及前述Thales本原論之詮釋學重建的結果發現，它似乎比Thales的本原論更加豐富，因為它包含「來—去、生—死、成—毀、離—合、時—空、彼—此、存在—人」等共屬一體之不斷向上提升的多維度立體螺旋。這個表述似乎與Heraclitus的本原論思想更加接近(註23)。然而由第參章第五節第4項的討論得知，經過詮釋學重建後的Thales本原論已新增「燃料與神靈共屬一體的本原論」，它是Heraclitus火本原論(註24)的一種詮釋學表述。Nietzsche稱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都是具有個性、自主性和獨創性的超人(天才；Nietzsche, 1873／周國平譯，1994，§2.1)，他的永恆迴環是對這個超人共和國之本原論整體的概括和重現，這可由前述Thales本原論的詮釋學重建來顯現。

二、Heidegger的存在哲學及其教育觀

Heidegger繼承古希臘哲人和Nietzsche的思想，以存在哲學的新面貌來彰顯前人的純生成型思想。在他所著的*Nietzsche*二卷本中，他嘗試深化超人哲學的核心觀念(如超人、強力意志、永恆迴環、重估一切價值)，把它們從個體層次提升到社會、國家、民族和世界的整體層次。

airiti

(一)從個體超人到群體超人

前述Heidegger (1962)定義「人是一種具有緣生本性的存在」(緣—在)。所以緣在哲學就是人的哲學，是存在哲學的應用和延伸，兩者都源自古希臘的自然哲學，都聚焦於人與自然之存在與共在的本原論。所以Heidegger之緣在哲學的教育觀與Nietzsche的超人哲學相似，都是主張藉由教育來培育「能自覺的自我向上提升的(超)人」。但Heidegger更進一步，把緣在(超人)的意涵藉由詮釋學的迴環(表1)提升至社會、國家、民族和世界等的階層組織中。他在其成名著《存在與時間》一書中討論這種逐層向上提升的方法和實踐過程，指出人必先發揮其緣生本性關照自身，才能真正擴大自己的存在去關切別人和遭週世界，然後才能更進一步的關懷更大的世界，真正的具有世界性因而能真正的能發揮他們在各級群體(社會、國家、民族、世界)中的積極功能(Heidegger, 1927/1962, §39-42)。在這個逐次向上提升的過程中，包含了兩個從部份到整體再到更大整體的詮釋學迴環，即「存在—緣在—普遍存在」，以及「關照(自身)—關切(他人及周遭世界)—關懷(世界性)」(Heidegger, 1927/1962, §14-21)。

(二)詮釋學迴環及整體和部分互補詮釋的創造技法

前述詮釋學迴環是一種可持續創造和生成知識、精煉真理的創造技法(表1)，它包含一個既從部分來理解和解釋整體，又從整體來理解和解釋部分之持續向上提升的迴環。Heidegger稱：「F. E. D.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和W. Dilthey (1833-1911)早已認識到詮釋包含一個迴環：即不瞭解整體就不可能瞭解部分，不清楚各個部分也不可能瞭解整體」(Inwood, 1999, p. 89)。他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討論了三個這樣的迴環，分別是：

> 欲理解存在(sein)需先理解緣在(Da-sein)的存在(即Da-sein整體中的部分sein)，但要理解緣在的存在我們又必須對什麼是存在有所理解(即這是一個sein [部份]與Da-sein [整體]相互詮釋的建設性迴環)。(Heidegger, 1927/1962, p. 7)

> 任何的理解和解釋，不管是對緣在或一個文本(或表1所稱的複雜主題)，都需要一個前結構作為預設(註25)。詮釋學的理解和解釋都必須在這個從預設到解釋的迴環中來進行(即我們必須在迴環中來理解和解釋事物，只要我們讓前結構源自事物本身[註26；以之為起點；部份]，詮釋學迴環就會讓我們得到事物本身[更深、遠、精、廣]的[整體]知識)。(Heidegger, 1927/1962, p. 152)

> 欲理解存在(existence)與實在(reality)的區別，我們需先理解普遍存在(being in general)，並以之作為區分兩者的基礎。傳統哲學預設普遍存在就是實在，但Heidegger的存在哲學則主張普遍存在是在Da-sein與sein的詮釋學迴環中生成的(不是現成的實在)。即，欲理解存在與實在的區別，我們需先理解普遍存在，而欲理解普遍存在又必須先理解存在及緣在(參[1])，這造成一個「存在—緣在—普遍存在」共屬一體的詮釋學迴環。(Heidegger, 1927/1962, p. 314)

對嚴格遵循邏輯推理的科學和數學而言，「從整體到部份」和「從部份到整體」是兩個相互對立、相互抵銷的過程，甚至是一種不知如何進入如何退出的惡迴環。但

詮釋學迴環自覺的把這兩種對立過程連結起來，成為一個可相互解釋(或理解)、相互補充的建設性迴環。它既在技法的層面(而非只是在現象層面)顯示其處理複雜問題(或主題；表1)的能力，又與詮釋者的實際體驗、領會和理解相連結，是一種與人的本性和實踐活動相結合的創造技法。而這個技法就隱含在古希臘自然哲學家「一切是一，復歸為一」的本原論思想中。Heidegger在談到這個迴環時稱：「如果我們視這一(詮釋學)迴環是惡性的，從而尋求逃避它……那麼進一步的理解就變成不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不是逃離這一迴環而是以正確的方式進入這一迴環……這一迴環暗含的是最古老的認知方式所具有的積極可能性」(Heidegger, 1927/1962, pp. 194-195)，最後這一句話似乎支持本文的觀點。即「Heidegger的詮釋學迴環確與『一切來自於一，復歸為一』這個古希臘最古老的思想和技法(或認知方式)有直接的淵源」。

三、結論與討論

詮釋並非只是一種解釋、一種理解，而是一種創造，一種不同於近現代科學典範的創造。現象詮釋法則是一種不同於科學和數學方法的創造技法，是Heidegger展開其存在哲學的主要技法。它源自古希臘人「一切是一，復歸為一」的本原論思想，並從Nietzsche的超人哲學和永恆迴環的創造哲學和技法中得到啟發。本文首次嘗試形式化現象詮釋法(表1)，並以此來重建Thales的本原論思想，得到很多一般化的重要結論。這些結論清楚的顯示Nietzsche和Heidegger哲學與古希臘自然哲學間的內在聯繫，這種聯繫及其重要意義主要顯現在兩方面：

(1)超人與緣在就是「有自我向上提升之靈魂的人」，「他自覺的以自身為本原(中心、始基、主宰、動因)、以自身的創造本能(緣生本性)來開顯和超越自身，憑藉著如大地(土)、海洋(水、水氣)、太陽(火、煙氣)、至上神(以太)等持續創生和滋養萬物般的強大生命力、意志力和勇氣，以堅決的行動來持續的自我向上提升，作為他個人特有的生命價值和意義以及他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註27)。這個詮釋學意涵可經由詮釋學迴環(或永恆迴環、或「一切是一，復歸為一」的本原論迴環)提升至由超人所組成的社會、國家、民族和世界，並可經由實踐和教導這種創造哲學和技法來達成培育這類能自我向上提升之國民(超人、緣在、與文化共屬一體之共在)的教育目標。

(2)這種不以科學為根基的創造哲學和技法同時也是一種組織現有知識以及創造和生成新知識的哲學和技法。這種哲學和技法的本質特徵不在於反科學與技術，而在於與科技互補。這具體的表現在這種以詞源和詞義家族之組織的詮釋學重建法也在尋求一種，與科技之「短時型和功能型因果」(proximate causes)互補的「長時型和演化型因果」(evolutionary, historical, or ultimate causes；註28)。它與基於歷史事件來重建史實的歷史敘述法以及基於生物化石來建構物種演化論的生物演化法等之間的類比關係是清楚的，其效能和目標也是相同的，即都是在探究一種能解釋複雜現象(或表1所稱之複雜主題)的演化型因果。

airiti

附註

1. 科學概念、思想及其歷史的重建方法有多種，常見的是歷史重建、邏輯重建、理性重建、社會學重建、詮釋學重建等。本文提出的「以思想之主導詞的詞源和詞義家族的組織」來進行的「詞源學重建」是一種新嘗試。
2. 即未受Plato和Aristotle之後概念化、邏輯化和形而上學化規範(或污染、遮蔽)的創造思想和技法。因為這種思想和技法與概念化和邏輯化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發生論等不同，且以「依其境域(生境)來創造和生成」為其本質特徵，故以「純生成型」稱之，其相應的希臘詞(Gk.)是physis，下同。
3. Heidegger的現象詮釋法是一種現象學的創造技法，一般認為不能被邏輯化或形式化，Heidegger自身也未這樣做。但Heidegger的存在哲學(一種非邏輯非形式的創造哲學)並非反邏輯、反形式，而是一種可與邏輯與形式共存的超邏輯與超形式。本文表1所稱的「形式化之現象詮釋法的語法和語義結構」反映了這個事實。
4. 德語(Gm.)的Da-意指這裡或那裡，Heidegger新增「既是這裡又是那裡」的意涵，即「這裡」和「那裡」之間存在本質的聯繫，這種「本質的聯繫」(Da-)，張祥龍譯為「緣」，因此把Da-sein譯為「緣－在」。其中詞與詞之間的短線代表兩個詞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又稱共屬一體。這種用法是Heidegger存在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下同。
5. 即各種不同類型之可持續生成發展的本原論思想和方法。
6. 或稱實踐，即主張「科學知識是從方法的使用或技藝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不是來自於感覺經驗或理性思索，或其他(如生理學、心理學、科學、數學或形而上學等等的)預設上」。
7. 複雜主題的德文是thematisieren意指「主題的組織」(thematizing, organize in themes; Heidegger, 1927/1962, pp. 363, 393)。在本文中「複雜主題」就是「主題的組織」，它被視為是一個整體，「主題(themes)或問題(Gm. fragtes)」被視為是這個整體的組成要素。整體和部分(或「系統和要素」)是系統哲學和系統科學的術語，引進這對範疇不只是為了方便說明Heidegger現象詮釋法的過程結構，也顯示了Heidegger的生成論哲學與系統哲學間的內在聯繫。但對這兩種哲學而言，整體和部分的關係都是相對的，對一個更複雜的主題而言，在此的「複雜主題」就變成是這個「更複雜之主題」的要素。Heidegger在他的《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更進一步，把這對範疇(整體與部分，或系統與要素)間的關係「由從屬變成迴環」(即「詮釋學迴環」，參本文)。
8. PIE是Proto-Indo-European root的縮寫，是語言學家根據語言學、比較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結果建構而成。已知的PIE詞根有數百個，每個詞根衍生出一群印歐語系中千變萬化的單詞，構成一個在音義上緊密聯繫的家族。此與生物的物種演化論相似，所以本文所稱的「形式化的現象詮釋法」與根據生物化石建構物種演化論的生物演化法具有相似的功能。
9. 本文所稱的Thales殘篇出自Diels (1910／北大哲學系譯，1962)，故冠之以縮寫D。例如D1表Thales殘篇集的第1篇，下同。

airiti

10. Aristotle稱：「直到Parmenides (鼎盛年450BC)的Elea學派以前的那些自然哲學家們，實際上只是說了事物的兩種本原或原因，即質料因和動因」(Aristotle, 1966／苗力田、李秋零譯，2001，頁987a4-14)。又稱：

> 從哲人們的討論中，我們可得到以下結論：最初的本原都是有形體的東西「因為水和火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有形體的」其中有些人主張本原是一個，有些人則主張有多個，不過大家都把這些本原設定為質料之類的東西。一些人在設定這種原因之外，又增加了一個運動由以發生的原因(動因)。(Aristotle／苗力田等譯，頁987a4-9)

11. Pherecydes (約600BC)生於薩摩斯島(Samos, Miletus所建立的一個海外城邦)約與Thales同時代，是一位醫學家和哲學家。殘篇DK7b1a稱：「像Thales一樣，Pherecydes認為水是本原；不過他叫它渾沌chaos，可能是從Hesoid (約633BC)那裡借用來的」。其中DK是Diels & Kranz兩人的縮寫，Kranz在1937年及1952年兩次增編Diels殘篇，冠以DK來區分。

12. Aristotle舉一個實例來說明本體(實體、載體)不變屬性可變的情形，他說：

> 當Socrates變得漂亮和文雅時，我們並不說他(本體)全面生成了，當這些屬性(漂亮、文雅)消失時，也不說他全面消滅了，因為載體(基質，本體)即Socrates自身，持續存在著。其他東西也是這樣，因為某種本性或自然永遠存在著，或者是一種，或者多於一種，其他東西都由它們生成，它卻保持本性不變。(Aristotle, 1966／苗力田、李秋零譯，2001，頁983b15-20)

13. 在此Il.是Homer史詩Iliad的縮寫，Od.則是Odyssey的縮寫，下同。

14. http://www.etymonline.com/theos。一個詞同時當主詞和動詞用的情形在古希臘詞中很常見，並非特設。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表1中(即Gm. fragtes同時當名詞和動詞用)。Nietzsche和Heidegger都深信德文與希臘文具有同等的思想力量，而這種用法是語詞發揮其思想的力量所必然。

15. 在荷馬史詩中，Gk. thumos有非常多的意涵，例如「(1)作為生命、感情(尤其熱情)和思想之原理的靈魂或心靈(soul, spirit, as the principle of life, feeling and thought, esp. of strong feeling and passion; as the seat of thought); (2)生理意義上的呼吸和生命(in physical sense, breath, life；Il. V1.205; V5.852, 155; V6.17); (3)作為思想之居所的靈魂或心智(mind, soul, as the seat of thought；Il. V1.193); (4)作為感情(尤其是歡樂、悲傷、憤怒)之居所的心臟(the heart, as the seat of the emotions, esp. joy, grief or anger；Il. V14.156; V7.189; Il. V1.429); (5)心靈(spirit)、力量(strength)和勇氣(courage; Il.V17.744; Od. V10.78; Il. 20.174; Od.V10.461); (6)慾望(desire)或意向(inclination; Il. V4.263; Od. V17.603); (7)意志(will)或脾氣(temper; Il. V8.39; V9.639)」。其中(1)與(2)為水靈(psyche)的主要意涵，其餘則是水靈所無。

16. 「一切來自於一，復歸為一」這個命題早被Aristotle用來概括前蘇格拉底之自然哲學家的本原論思想，不過若不經由本文的詮釋學重建，這個命題所包含的「不被概念化和邏輯化遮蔽的純生成論思想和普適技法」的深遠意涵就難以被發現，它與下述的Nietzsche的超人哲學以及Heidegger之緣在哲學間的內在聯繫也不容易被掌握。

17. 《蘇魯支語錄》的德文原文是*Thus Spoke Zarthustra*直譯成《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Nietzsche自稱這本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且相信它將照耀千古。

18. Nietzsche對超人的多重描述整理如下：(1)「我教你們什麼是超人。人類是應當被超越的……直到現在，一切生物都創造了高出自己的種類(即超人是超越自己的人類)」(Nietzsche, 1885／徐梵澄譯，1997，頁3)。(2)「超人是大地的意義……超人便是這大海」(Nietzsche／徐梵澄譯，頁4)，「超人便是這閃電」(Nietzsche／徐梵澄譯，頁5)，「超人是生存的意義，是從人類的暗雲裡，射出來的閃電」(Nietzsche／徐梵澄譯，頁9；即超人是從人生的重重黑暗中穿透而出的閃電，持續穿透黑暗的遮蔽就是他們生存的意義)。(3)「大海願被太陽之渴所吸吮，它想變成空氣、向上提升成為光明的通道，甚至變成光明(本身)。我也像太陽一樣，愛生命與一切深海」(Nietzsche／徐梵澄譯，頁64；持續穿透黑暗尋求光明不但是超人的生存意義，也是所有自然[Gk. physis]、大地、海洋、太陽、閃電等的生存意義。它們脫離黑暗的遮蔽和現狀的束縛持續向上提升，成為光明、神與超人)。(4)「我對於這些高等的人和最好的人已經厭倦，我渴望從他們的高處上升得更高些、更遠些，直達超人」(Nietzsche／徐梵澄譯，頁82)；「我們總被引向高處，引向白雲之鄉；在那裡我們安放我們的多色氣球，而稱他們為神與超人。他們都夠輕，可以坐在這種座位上！——這些神與超人」(Nietzsche／徐梵澄譯，頁68)。(5)「(超人是)存在的理由」(Nietzsche／徐梵澄譯，頁45)和目的(Nietzsche, 1906／孫周興譯，2007，§1001)。(6)「要有意識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強力——因為它能夠創造超人」(Nietzsche／孫周興譯，§1060)。(7)「超人是單純、無雜質、粗獷、新鮮、全力以赴、無限擴張、神性、超驗等的存在」(Nietzsche／孫周興譯，§304)。

19. 以元素本原論來詮釋Nietzsche的超人隱喻似乎也是恰當的(參註18)。這兩種詮釋的共同點是靈魂與元素都有希臘詞physis (生成、生長、自然等)的意涵，沒有這個意涵不能作為一切存在的本原。不過靈魂psyche, physis及存在(to be)有共同的PIE詞根(*bheu-)，而元素則否。

20. 他們也是被概念化和邏輯化遮蔽的人，所以和其他被暗雲遮蔽的人一樣，都是應被超越的對象。

21. Nietzsche稱：

> 人生就是你目前所過、或往昔所過的生活，將來仍將不斷重演，絕無任何新鮮之處。然而，每一樣痛苦、歡樂、念頭、歎息，以及生活中許多大大小小無法言傳的事情皆會再度重現，而所有的結局也都一樣——同樣的月夜、枯樹和蜘蛛，同樣的這個時刻以及我。那存在的永恆沙漏將不斷地反復轉動，而你在沙漏的眼中只不過是一粒灰塵罷了！(Nietzsche, 1874／周國平譯，2012，§341〈最沈重的負擔〉)

22. 語出《禮記、大學》：「(商)湯之《盤匜》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中「湯」是中國商朝的開國明君，「盤匜」是指刻在器皿上的處世箴言，「湯的盤匜」指「商湯銘刻於心的處世和治國之道」。

23. 例如Heraclitus殘篇D88稱：「在我們之中存在著生與死、醒與夢、年輕和衰老，它們都是

airiti

同一整體之我們的組成部分。後者通過一個變化的迴環成為前者，前者通過一個變化的迴環，返回來，再成為後者」。又D62稱：「不朽即朽，朽即不朽，此生於彼之死，彼死於此之生。或者，朽即不朽，不朽即朽，此生於彼之死，彼死於此之生」(Heraclitus, 1987／楚荷譯，2007)。

24. Heraclitus D30稱：「有序化的世界對所有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不是神創也非人造(設)，但它過去一直是、現在是、未來也將是一團永恆(持續燃燒)的活火，按一定的比例(尺度、規則)燃燒，按一定的比例毀滅」(Heraclitus, 1987／楚荷譯，2007)。
25. Heidegger之存在哲學所稱的預設是「讓事物自身顯現」，此與傳統哲學的預設(即公理)不同。
26. 即只要讓前結構是從「事物之自身顯現」中而來即可。
27. 這段黑體字主要是由靈魂的詞源和詞義家族的成員(註15)組織而成，故可看做是「超人(有自我向上提升之靈魂的人)」(註18)的一個詮釋學意涵。
28. 長時型和演化型因果又稱終極因果(ultimate causality)，短時型和功能型因果又稱鄰近因果(proximate causality)，兩者都是現代綜合演化論(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先驅Mayr所提出的觀念，他稱：「所有的生命現象及其運作都是這兩種不同類型之因果關係交織作用的結果」(Mayr, 1997／涂可欣譯，1999，頁70)。

參考文獻

1. Aristotle (1991)。**物理學**(*Phusike akroasis*；徐開來譯)。北京市：人民大學。(原作出版於1966年)
2. Aristotle (1992)。**論靈魂**(*Peri psukhes*；秦典華譯)。北京市：人民大學。(原作出版於1966年)
3. Aristotle (2001)。**形而上學**(*Ta meta ta phusika*；苗力田、李秋零譯)。臺北市：知書房。(原作出版於1966年)
4. Diels, H. (1962)。**古希臘羅馬哲學**(*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北大哲學系譯)。北京市：三聯書店。(原作出版於1910年)
5. Heidegger, M. (2003)。**尼采**(*Nietzsche*；孫周興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作出版於1961年)
6. Heraclitus. (2007)。**赫拉克利特著作殘篇**(*Heraclitus fragments*；楚荷譯)。桂林市：廣西師大。(原作出版於1987年)
7. Mayr, E. (1999)。**看！這就是生物學**(*This is biology*；涂可欣譯)。臺北市：天下出版。(原作出版於1997年)
8. Nietzsche, F. W. (1994)。**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周國平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作出版於1873年)

9. Nietzsche, F. W. (1994)。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周國平譯)。北京市：三聯書店。(原作出版於1872年)
10. Nietzsche, F. W. (1997)。蘇魯支語錄(*Thus spoke zarthustra*；徐梵澄譯)。上海市：商務印書館。(原作出版於1885年)
11. Nietzsche, F. W. (2007)。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孫周興譯)。上海市：商務印書館。(原作出版於1906年)
12. Nietzsche, F. W. (2007)。朝霞(*The dawn*；田立年譯)。上海市：華東師大。(原作出版於1881年)
13. Nietzsche, F. W. (2012)。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Thought out of season*; 3rd ed.；周國平譯)。北京市：譯林。(原作出版於1874年)
14. Plato (1961)。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嚴群譯)。上海市：商務印書館。(原作出版於1906年)
15. Fairbanks, A. (2013). *Thales the first philosophers of greece*. Retrieved March 25, 2014, from 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presoc/thales.html
16. Functional Illiteracy Europe Library Network. (2014). *Why functional illiteracy*. Retrieved March 25, 2014, from http://functionalilliteracy.org
17. Harper, D. (2014). *Water; psyche; soul; theos; thea; fume; dust; thumos; thyme; ask*. Retrieved March 25, 2014, from http//www.etymonline.com
18.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Macquarri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19. Homer (2006). *The iliad of homer* (A. Pope, Trans.). Adelaide, AU: University of Adelaide Libe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8th BC)
20. Inwood, M. (1999). *A Heidegger dictionary*.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Macquarrie.
21. Mountain Man Graphics. (1996). *The ancient greeks and nature* (thales). Retrieved March 25, 2014, from http//www.mountainman.com.au/ancients.html

科學教育學刊
2014, 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259-279
DOI: 10.6173/CJSE.2014.2203.02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14, 22(3), 259-279

The Hermeneutic Reconstruction of Thales' Cosm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

Wen-Tsung Fang, Hung-Yu Li and Tsai-Ku Lin*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ales' cosmology has been reconstructed by means of M. Heidegger's phenomenon-hermeneutic metho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hermeneutic meanings of water, Gk. theos, psyche, and thumos, which come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of their etymological family members, have been used to accomplish this re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has several important features, e.g. it is universal, unique and a good complementary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should be a useful method for generating and organizing knowledge. Several new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ales' cosmology have been addresse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with Nietzsche's and Heidegger's philosophy, and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in creativity educ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Gk. Arche, Gk. Techne, Gk. Physis, Hermeneutic-Reconstruction, Hermeneutic-Circle

* Corresponding author: Tsai-Ku Lin